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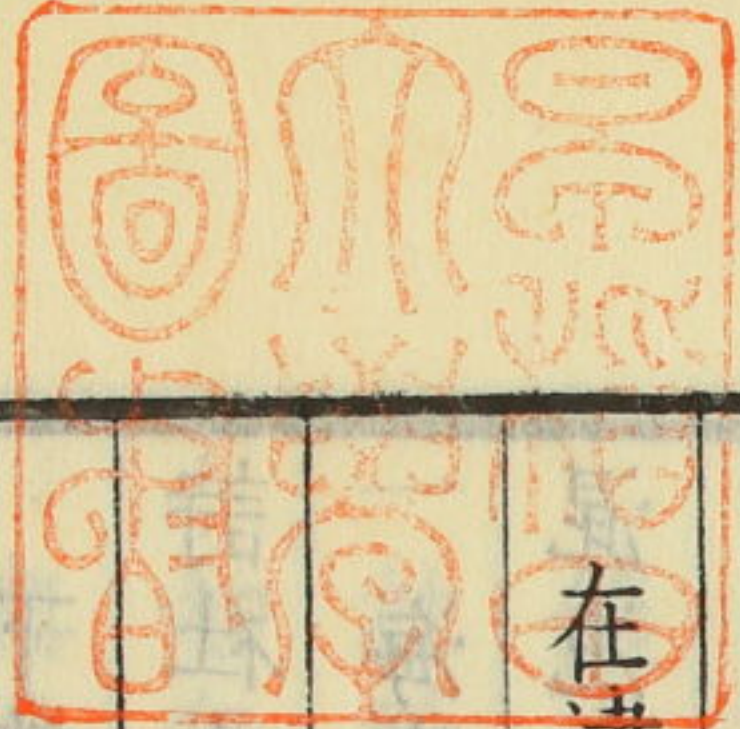
春水遺稿別錄



16
196
5



和六
門 196
卷 5



春水遺稿別錄卷一

藝藩賴惟完千秋

襄



在津紀事上

惟完歸宦本府已三十年矣追懷津上游寓
時多少興致有不可忘者時又話及兒輩自
旁錄之作在津紀事文化庚午十月識

北海片翁初在阿波橋北陶齋趙翁在鹽坊余師事
二翁二翁則朋友待之有愧於心承奉惟謹

混沌詩社每月既望諸子會集分題探韻各賦詩成

取几上一紙書之不別立稿蓋腹稿已熟也故無有臨書躊躇無有故紙狼藉

北海作詩文雖長篇大作未嘗立稿腹稿不熟則不下筆混沌一社人無巧拙皆倣之

詩社會集相師友請益互定推敲皆暗誦舉之亦北海家法

混沌社烏宗成世章田章子明合離麗王篠應道安道左鳳子岳清履玄道福尚脩承明富維章有明

萱來章君譽木孔恭世肅岡元鳳公翼葛張子琴春隱岐秀明子遠平九齡壽王西村直孟清河子龍



伯潛岡田豹君章井坂廣正雲卿小山儀伯鳳皆浪華人余以羈旅周旋其間烏翁齡垂耳順北海子明次之其餘皆不下三四十余時二十許小山儀少余二歲玄道有明早死少所唱酬

一社雖不無親疏或結伴出遊於月於花東西相携如無虛日而人各有事故少有舉社相會者但余與子琴必往余自移居江戶港亦不得輒往子琴

則如故社友相會交際甚昵浪華之俗酒饌極豐拈韻賦詩于杯盤交錯之間各言爾志如北海崧岳性不嗜

酒詩成輒先衆而去鳴門恕齋善飲子琴小飲善於賞會故一時都下之集無子琴不樂

社友詩會或務談論或沈吟難一二字或過醉或有事故不成篇而去者亦多獨子琴莫不笑謔莫不詩成或至累二三篇而其字句極巧緻又過數日改前詩數字請正同社蓋子琴於宴會不以爲樂而以爲學也

子琴賦詩人未嘗見其檢韻書就詢字音平側則莫不響應

都下雅集坐客後先詩成杯盤亦狼藉北海一閱如

不歷意數日後乃舉前會詩數句或全篇評論之極詳

社友雖小詩短文必相示請正而後就北海取斷北海有詩文輒亦必謀之諸子雖以年少如余亦謀及焉毫無自滿之色

北海書堂會業書課數葉北海初開卷不復翻閱諸子議論蜂起北海斷之明晰暗記其註釋一不失也

尾藤志尹初自豫州來寓北海侍坐偶舉南郭文二三句議之北海吹烟不答志尹問不止北海曰勿

以為也議此不如吹烟

北海善書及橫笛麗王安道善書公翼嗜物產學子
琴善笙及簾策篆刻為妙手

鳴門學務該博詩文亦一種氣格渾成

鳴門家園曰愛日樹石位置自有別趣有十花詠其
名品也闢小齋齋前有芭蕉數莖綠陰滿窓夏日

無畏景

恕齋會友割烹極巧蓋夫妻躬自調理若温酒煎茶
之候亦有家法聞其父白駒亦如此

白駒多著述富藏書恕齋學信程朱與父異趨以向

歆自處若伊洛之書皆恕齋所購得云然其學有
所不純余嘗以雜霸目之恕齋有恨色余曰非獨
其說以其行事恕齋笑而不辨

恕齋豪宕不拘小節但有臨池之癖常摸古帖為業
如國朝法帖全部臨寫數十卷表背裝釘夫妻手
自理之

恕齋好客常留酌賦詩一日謂衆曰時序晴雨之詞
已覺可厭請分詠國史何如皆曰善余與子琴最
不諳本朝史乘一題到手每詢之諸友而後始能
構詞如子琴咏左馬頭義朝文公駢脇還逢害智

伯頭顱誰乞憐鳴門咏小松內府捕蛇朝下還城
舞却藥身終報國心一坐嗟賞爾後社會輒以此
為課體限七律至數十首哀然為冊
福承明早死諸友會九島禪院賦詩弔之時余賦五
言排律十六韻有橋老山無梓鳳飛臺有凰一聯
人傳誦以為得實爾後弔亡友用十六韻成例社
友相戲以十六韻為凶體
伯鳳嗜學好讀奇僻迂怪之書素有記性自博物夷
堅近世志怪之籍無不暗記社友目為怪物時年
二十餘善病

余一日過恕齋恕齋方與公翼會讀南史公翼朗然
讀下畧不滯澁後過子琴稱之子琴云公翼幼善
讀唐本人稱以為神童也

公翼為人溫藉而家法嚴正以嗜物產庭有小圃雜
植藥品

子岳才雋善詩善書本京人或云家舊豪富破產為
醫故交遊際時露富漢氣習醫亦有卓識非凡工
也

安道豪爽與人言無所回避肥後藪教授肥前松枝
某皆稱其豪善書又善騎馬不遜武人

君章本阿波邸小吏多伎能嗜詩及書書學張瑞圖篆刻丹青皆巧又善射善劍善箏及簫策邸舍至狹隘而書畫硯席及武器位置極趣後從其父歸國擢爲教授

壽王爲明石邸司竹山常稱其詩隱然有蛻翁遺韻其書甚拙後學陶齋俄然一變視初如二手

崧岳烏宗成刻其垂葭詩抄出其稿本博謀及余有夕陽欲上階句余云欲字作斜爲是崧岳不答後崧岳以示子琴子琴亦云千秋所言似有理也崧岳哂曰公等未足知之後子琴過余語之一笑今

而思之欲字似勝崧岳兒視余輩余輩亦或狎之崧岳恬然笑歡終夕實長者也

崧岳初遊京學醫於香川太中且及東涯之門時爲我輩語東涯看書甚速而強記絕一日會業一後生出其文稿請正東涯一瞥了乃示坐客各傳覽之東涯從而暗誦其文曰某字可削某字當作某某下當加某字其閱他書速而能詳蓋皆類此云

余訪福五岳于京師池大雅在坐云將與主人遊高野寫其山水也五岳命酒半醺不理行裝大雅不

飲酒數數促裝五岳乃言倒樽而止仍勸余輩交酌不己大雅援筆賦詩云樂聖福先生倒樽曰爲度倒樽又倒樽倒樽終無度五岳堂扁樂聖故云安道子琴之師曰兄臧字臧宗號樂郊隱君子也其學師管小善旁治兵學余不及見之其墓在北郊妙德寺題曰樂郊兄先生墓高芙蓉之隸也松山邱司堤寬傳其兵學堤早死其傳泯焉臧宗寡婦薙髮曰秋月在北郊

子琴御風樓在玉江橋北畔西南豁達宜月宜雪

余雪朝必訪子琴子琴已開軒捲箔手自溫酒待余

歡賞移時浪華地暖積雪易消故賞不下辰牌遇雪而狂者惟余與子琴而已

夏夜炎蒸不寐夜半乘月起行訪子琴子琴未寐聞

此余跽音即欣迎開樓小酌將歸子琴必送到玉江

橋又共倚橋欄聯吟而別

子琴宅前漁艇往來喚取買小鮮爲羹佐酒

子琴人目爲詩人而其學該博莫不究討最熟左氏

治素難問者服其精到其人謙虛不叩不言

御風樓扁聯皆京師老儒宮奇書

中井積善子慶號竹山弟積德處叔號履軒名望已

高竹山因平九齡來我社往來交熟

竹山自號居士履軒自號幽人皆為處士之稱履軒不外交實幽人也俱務實踐學主程朱時或出入竹山論詩可聽著詩律兆履軒詩用古韻其一家言也

竹山諳鍊經史一時無比健啖豪飲亦無匹敵

北海素朴不脩邊幅洒洒落落人無貴賤交無生熟皆恬然遇之以其嗜點茶都下豪富之家舉茶會以得招致為榮北海則不自知也履軒曰北海可納交也而渠顯者也吾為幽人所以不交但其不

自知幽顯為可重耳

履軒以隱居放言自處獨與志尹交志尹末疾行不過二三十步故少交遊其人從容忘懷幽顯履軒要之為幽人

兩日幽人招余與志尹小酌余識志尹不能往因過志尹志尹欣然將反招幽人頃焉幽人拉一力至某日相迎愧泥濘騎馬到階除志尹乃騎其背幽人為之馭相與往會極驩而歸歸復如之

履軒著通語文辭雄拔議論簡明竹山云栗山潛鋒保建大記物徂徠紀事共有可議者家弟為之一

二論述遂成一書

通語實快編也志尹雅通國史其行文之間多因志

尹論定

某年臘月念九天滿鄉失火延燒數百戶開歲客來

拜年者語莫不及災赤松子方名邗以來直論中

庸某章義曰今者過北海論之吾未服也指天畫

地談論風生一語不及災

江田楨夫

名世恭稱八郎右衛門

以國學名博通本朝典故和

漢書籍無不經目尤善鑿定古名蹟其家藏數百

種交道極廣而未嘗與宴會飲食斷腥家無妻妾

真奇士也

楨夫所藏書籍無不朱批和書膳本一一校讐極其

精到人以爲奇珍楨夫許借於人毫無怏色

楨夫性謙虛獨以和歌自許曰非敢謂能巧也吾學

於似雲得其正路凡和歌不得正路假饒極巧與

俳歌奚擇余嘗見小澤蘆菴京人人推爲和歌宗匠語及楨

夫曰吾聞其博洽不聞其善和歌也余乃舉一首

曩同遊但馬先歸留別之什也蘆菴驚曰居然正

風也

浪華深見氏與高天滿同宗亦名家也其祖西土人

來寓長崎稱久兵衛號一覽居士又航海而西請
 黃檗祖隱元其時謁費隱鼓山皆時高僧各贈詩
 一稱與一覽居士一似日本高久兵其家衰替不
 振費隱詩不知其所在鼓山詩歸篠安道家久兵
 衛夫妻肖像二幅隱元木菴為贊其裝為其妻衣
 被古色可觀趙翁與之有舊嘗寓其家因記其事
 甚詳

深見家剪刀熨斗提火爐皆唐山製蓋其祖携來物
 云

古林氏浪華名醫其母八十壽宴余亦見招窓軒之

間陳設有趣有紀藩南龍公畫鷹巨幅祖見宜進
 藥有効手寫以賜云又有黃檗開祖隱元木菴獨
 立輩諸衲詩卷亦謝其治隱元病也京所司板倉
 侯手簡一幅為隱元請治之書也正廳東偏有祠
 堂扁見宜堂隱元書大厦廣除庭有古連翹樹高
 數丈亦名種也古林氏主人世襲稱見宜是時見
 宜幼弱藤岡道築幹其家家道再
興余弟千
 齋師之
 古林立菴見宜之族也常講素難津津不已入以為
 迂緩余與志尹皆交善焉志尹塾生久病百方無
 效一日過立菴談及病生立菴曰每訪先生吾見

其言貌蓋風邪未除已不足憂也其說引據五行
 冗長可厭翌日來診曰果如吾所測乃與藥五七
 日而愈志尹謂余曰彼素難之學亦不可廢也
 河內一屋村有北山元章亦名醫喜交文士每歲初
 夏招我社江北海林東溟龍草廬輩自京來會吟
 咏揮洒雜以笙竽元章徒弟日盛家道年隆一歲
 拉余輩偕登金剛山一宿歸路上千劍破過觀心
 寺鳴門作之記附以群咏題曰那羅延窟草那羅
 延窟金剛山別名一行二十餘人今不知其卷存
 否

元章嘗導訪北村氏

稱六右衛門
泉之豪農也

西距界府二三里

曰踞尾村歲收一萬餘石堂室庭除皆有古風待
 客極厚同遊者北海鳴門子琴形壁其餘一兩人
 不記

竹田尚水以醫仕伯太侯住泉府中家亦富余與鳴
 門子琴形壁賞楓于牛瀧尚水識之走价要其歸
 平路乃往一見如舊供給至厚尚水善詩終夜唱和
 出其二子見之皆幼後托余從學長者先歸少者
 曰省吾好性理之學幾乎有成余適歸國亡幾省
 吾病死余為銘其墓

志尹弟闇叔孝章稱熊宗才學克肖乃兄余歸省及侘適

數日之行輒請闇叔代教督生徒沒年二十二從

余遊者夭折可惜闇叔省吾二人為最

平賀翁在京罹病予東門人問之不審乃自理裝拉

二宮東昌備後吉和人初為僧後還俗善醫嘗與翁同遊長崎問病侍執湯

藥十八九日翁稍就安乃辭歸浪華後數年翁納

繼室嘗謂之曰自吾寓京唯有一事不可忘吾得

篤疾也賴某自大坂來曰先生安之僕來在此吾

心乃大安繼室為余語之

西川義之稱龍之進後為江府徒士長崎人寓平賀塾一晤相歡

益昵暫還長崎復往江戶過余留數日為余請海

賈書余堂扁為贈余不喜因出唐貨蠻布代之亦

不喜惟擇其水筆廿枝許取之其堂扁雖余不欲

得以有余姓字委而去

森田士德善書其人率直愛敬趙翁最厚好古書畫

不恪財貨但不欲多蓄務擇其極佳者其或同手

重複者必舍其一其他器玩亦然

京僧携書畫數軸來售有僧愚中書吾藝佛通寺開祖士德

出數十金購之後聞佛通寺無開祖書跡曰在我

為玩具在彼為什寶因改其裝寄之所謂古金襴

也闔山大喜士德愛其書摹揭頒與同人愚中亦嘗入唐者其書有一種古氣秋菽帖爲道風書和歌十餘首帖首有秋菽二字故得此名其真在新清水寺余欲觀之與士德謀恐主僧拒之索其所識書東爲介尚恐其弗肯一日袖其書與士德赴之寺下酒樓曰浮瀨就命午飯店主母問吾輩所以來乃告其實主母率然曰妾請先往語之頃焉歸報曰可也乃往遂得縱觀真八百年來物古色蒼然而其絹青黃可辨奇矣是日一老嫗爲介亦益奇矣但展覽之間女奴數輩

在傍雜沓戲慢不解事可厭士德云古人有東山携妓事恐亦如此因共一笑

美日和景士德輒催余俱過城東南廢寺閑院而歸山口剛齋性豪邁少好任俠且脩禪教後折節受業於吾岳翁又與久米順利交講究道學益極精微又脩越後兵法亦抵蘊奧對人談兵如躬歷軍陣者蓋浪華人所罕見也家貧數遷後不得復僦舍坊市遂寓上町一牙兵宅地剛齋考究火伎而貧莫能試之且都下令嚴不得私演其伎土佐人谷万六得授其法在國試之服其

精妙云

剛齋音吐骨豁宛然一武弁而風流閒雅善詩文和歌和文亦皆可誦性不飲酒言談風生時聞笑謔如醉漢然

剛齋著兵錄蓋兵書之要者也又善鑒古甲冑至戎裝之式莫不諳練

麻田剛立豐後人來寓浪華本姓綾部氏長於天學雅有卓識每曉上屋觀星象非剛健者不能不愧其名也

岳玉淵

名良

才穎無比善書摸二王多巧伎愛石菖蒲

護養之方亦精

玉淵八月獲兎命工為筆工不能治其毛玉淵自取治之口授筆工始成余亦試之極佳後多製出其

圓有巧思如此

五岳善詩後好作六言畫人而詩書皆有趣五岳之後吾未之見也

五岳五子以泰恒嵩衡華為名而多夭人或教之棄目諸他家他人舉而名之乃能有育後生一兒棄之於其東鄰東鄰即北海北海舉之與名曰捨五郎今東岳是也

名和八郎者工篆隸多技能住北御堂後墻壁皆彤
自稱彤壁其人質素寡言與北海交密

月岡雪鼎以畫著與楨夫為鄰隱子遠介楨夫求畫
鶉辭之曰往有需此者而辭之時自謂吾鶉不及
光起過十年當及今年既過焉終不及之所以辭
也

圓山應舉畫名一代有人自京師來者多齎贈余大
有德色余不甚喜得輒與人今不留一張

余好古書畫夏日入京觀諸名刹所藏冒暑奔走累
三年故在其時祇園會亦不暇觀也沈溺亦甚

余謂晉唐之真不可觀也得觀宋元斯可矣茶博士
所稱古僧伽書按其時則宋元其紙其墨或可以
摸索米蘓黃蔡餘韻焉故余在京阪見此等跡必
鈎摸玩之於本邦古名人之跡亦然

趙翁見余費精於鈎摹輒曰無以為已存十一於千
百惟其神韻而已臨摸爭巧不了事漢之伎耳

韓大年

天壽稱中川長
四郎伊勢人

嗜墨刻有江戸人官藏寓食

韓氏巧彫鏤官藏來浪華一再過余
余在浪華玩論語集註伯潛多書因借朱子遺書等
參互校閱著私攷二十卷後閱之不满意舉而火

之今而思之枉費了許多日月矣

趙翁書名甚高好酒豪宕不羈遇北海子琴如小兒
趙翁不乘醉不書而喜金絲裱裝士德欲請其書輒
先招飲罄歡伺其乘興稍出挂軸數幅披之皆空
白其裝金絲爛然翁見之欣然揮洒如掃醉墨淋
漓愈出愈奇直揭諸楣間翁益欣然士德退改其
裝使雅馴而藏之

趙翁醉後潑墨作畫極多高致非畫家所及也
趙翁音吐沈靜容貌溫雅而其自律律人多武人氣
習蓋少壯住江府有所薰陶也然身不佩寸鐵結

髮如道士蕭然一野人也

趙翁在浪華見奉行代官必與之抗禮視其僚佐如

奴隸然

西山某莊樹竹幽深亭臺各有位置其茶室蓋千氏
所規畫四方取則其徒之所艷稱也主人就趙翁
請命之名翁直命曰天心居主人敬謝而退坐客
以爲有意旨請其說則曰莊在天王一心二寺之
間因得是稱也坐客哄然

趙翁後徙界府僧法林從學翁有客輒命具供給力
人八角喜八在其門塾余題枸杞園詩有魚蔬有

課僧司膳門戶無肩俠守閤一聯園植枸杞故名
趙翁患腫累月腰脚攣急不能起行諸子弟憂之士
德勸其浴但馬温泉力請乃得遂為具僕從以往
數旬果有驗爾後惡酒尤甚蓋酒毒為虐也病後
不為畫

余嘗與趙翁觀楓高雄而過華園信宿出伏見上舟
西同載者有京語有鄙語相合甚驩舟抵牧方岸上
有五六人呼舟而乘皆惡少年所謂虛無僧侶也
言貌粗豪傍若無人眾皆沮喪不敢出一語趙翁
瞑目而坐初如不經意頃焉乃言汝等何謔聒乃

爾盍為一弄樂乃公也眾相目失色少年皆曰丈
人有命敢不奉命乃取笛于橐二人吹二人歌一
人口為絃一人口為提琴翕然如樂作其曲皆彼
徒所秘諸少年又咸妙手眾又大忻屬耳而聽久
之日將暮舟抵源八渡諸少年理裝上岸而去眾
皆拜謝翁一鼎言不啻其帖然命奏其伎使吾輩
取娛樂

黃檗僧大成住天王寺東淨壽院詩書皆有一種風
致以其唐種也趙翁亦以唐種其與大成話皆用
唐音時大笑余問翁何笑曰吾謂禪師如此笨伯

得非飲大牢

僧蘭洲名淨芳住九島院善詩有風趣時招吾社酒
茶吟咏為方外之遊子琴尤親善蘭洲常改竄其
舊稿為樂

子琴未嘗閱本朝人詩文集麗王好讀之舉其疵瑕
議之亦一癖

麗王常檢其家集數數改竄殆不留原稿詩曰小草
文曰遠志

僧大幻及見蛻岩曰翁嘗語余其所作五律晴雉鳴
春野一首自謂幾乎唐矣其他皆前後安排補湊

成篇獨此詩自起句任口道出乃爾渾成

界府益田睢軒

高豐卿字孟文稱次兵衛

亦及見蛻岩年少不多

記一二傳說或可聽也

睢軒遊長崎再三善道高君秉熊斐事睢軒書與詩
皆有趣畫學之於熊氏真率超凡猶其人也後余
遇之江戶一再

睢軒事趙翁尤謹枸杞園本其莊地以與趙翁居之

梧栖

河合

敬亭

田中

亦同事趙翁者

余未寓浪華也嘗有事到界府信宿驛亭鄰人導余
過睢軒聚星軒時趙翁自浪華來寓焉諸子亦來

會酒間余賦詩呈翁唱酬累篇於是睢軒大悅懇
余留宿趙翁已歸余在聚星軒一月許余識趙翁
自睢軒始時余年十九歲

萱君譽家有蛻岩復君譽父考澗俗牘長四尺許論

詩極精且勸其自改轍勉勵諄諄又言及荒木定

堅商山父也

稱吉右
衛門

君譽曰蛻翁家父年齒相如

足以見其矍鑠此書蓋二老八十二三歲時也猶
且力學相勸若此尤可敬重

荒木定堅池田人善詩有雞肋集三子兄爲商山其
弟住浪華務講經義早死末弟善書雞肋集乃其

所書精緻可玩

商山嗜詩睥睨一世鮮所許可獨與子琴善又能評

隲本朝諸作家論辨精確編著昭代詩紀二十餘

卷東雅五六卷皆非全書

商山簡默寡言性不飲酒詩酒之會如向隅者獨與

子琴言時出冷語且涉滑稽滿坐一噱而商山復

默衆愛之而不厭

北海詩社有一富兒時其會而來請曰敝族在南都
者近開壽宴諸公幸賜詩章何榮如之乃治具水
陸駢陳南都宴酒世所珍賞亦在焉衆酣暢吟詠

商山詩先成富兒拜謝惟謹及傳觀則平常會集之詩也子琴叱曰盍為壽章商山恬然曰吾不嫻為龜鶴之祝子琴颺言曰壽章不成當吐靈酒商山曰怒之怒之一坐哄然遂無一人為壽詞

世記赤穗四十六士之事皆云其謀深密其未舉事無有一人知之大坂中井鳥山二家有所傳大異焉中井世貫龍野龍野士人井口某猪兵衛在江戶邸其僂請曰頃聞赤穗遺臣將襲吉良氏期在某日僕請奉郎君往觀期之夕井口獨寐邸樓比曉聞舍外有聲井口意是僂所言闢窓而瞰乃數十

人穿防火裝為隊而過余聞此信疑相半後聞鳥崧岳詰崧岳越前人其僕文助者在越前時為國老本多氏丁夫役于江戶邸在本所與吉良氏為鄰鄰邸之變發卒警衛文助亦乘鄣執燈至曉時方月夜望吉良氏門外觀者填塗乃知中井家所傳信然世之記者徒揣想爾然當日事情如彼而吉良氏未嘗魁知亦可以見人心矣

浪華有一翁者鹽屋伊兵衛家傳天野屋利兵衛事狀惜其泯滅欲待其人以文之乃托之獨嘯菴永富獨嘯菴托之平賀先生平賀先生托之余始立傳上

梓事詳先生跋

其畧云刻既成千秋自浪華致書曰昨醫生松田元龍者引一商客

來執謁請見曰聞先生為藝州平賀君有所著嘗

托之平賀君者僕即是也因曰自托之以來無日

不思之既而自慰謂獨嘯所友則其人必不肯於

約苟留之天地間足矣我得觀之與否天也今乃

得布天下以遂素願非平賀君之信與先生義氣

贊成之切焉能至此余得此報亦大喜千秋之見

猶余見之其人稱鹽屋伊兵衛在浪華綠橋畔

以賣糕餅為業安永丙申正月平賀晉民識

余著利兵衛傳其名不詳西村孟清好善之人也乃

夤緣就其故里籍得其名押始詳其名直之非孟

清則弗得也

伊兵衛極賤極貧而涉獵和漢之書時來與余言語

氣慷慨而其論以六經吾心注脚為主余為辨王

學之弊乃自省悟不復言也浪華市井之人往往

弄文墨而其詩文多足誦讀其他以風流好事名

世者亦不少如兼葭木世肅者其選也獨若伊兵

衛博洽有識我罕見之京及江戶市井之人則恐

不能如浪華之文矣

春水遺稿別錄卷一終

不損吹其華之文矣
謝對合音難矣罕見之京又或以市井之人限於
其音亦不少吹兼翦木甘麻香其數少雖苦吟其
弄文墨而其精文者只歸諸其外以風氣使事家
學之精已自合韻不窮言少感華市井之人於此

春水遺稿別錄卷二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在津紀事下

余移僑居于江戸港時三月望後因號春水南軒

余僑居半架水無庭砌架船版方二丈許偏厠之際

有一二尺地植藤向陽繁衍着花最早點茶家識

之多來乞者剪裁不吝隨需與之西村某盆栽海

棠遺余每春着花甚繁伊丹某遺綠石數斗敷之

船版上使裝點相稱肥後藪士厚

名慈號孤山來稱茂二郎

訪有海棠花下挑銀燭不識春宵數刻過之句自餘藤與海棠入詩甚多

士厚嗜詩務論聲律誦僧大潮唐音說以鼓其說竹山掉頭議其謬因舉唐詩無數引據的確士厚嘆服士厚蓋未知其有律兆之著也伊太素質稱伊形庄助亦肥後人善詩遇人輒說古韻其說奇甚履軒舉古書成句以折其說大素亦未知其有古韻之著也

江村君錫名綬號北海稱傳左衛門著日本詩選人人爭求見收湖人建達夫其故人也君錫乃寄書徵詩達夫附

詩稿數卷曰毋以故舊為也子誠封還此稿曰無一可收矣則吾知子之選之為選也君錫為余語之稱其言不凡達夫名孝銑稱小龜寬吾日野侯臣

平紀宗名義綱稱平井希次棄官歸湖村後住逢坂其居靠山

關園廣袤數十畝其師建達夫命名幽暢紀宗分其大小景勝十數余為之記請同社分詠之京畿諸名士亦各有寄題

紀宗時自湖上來十數日寓余及子琴伯鳳詩酒留連脩其舊好也

紀宗容止音吐猶有宦途氣習而韻趣藹然江村翁
開壽筵於圓山文士畢至紀宗亦在焉會散吾社
一隊聯步而歸紀宗曰京人爲詩塗抹狼藉不似
吾社腹稿今日某生在吾傍搦管沈吟吾偷視之
初書一春字頃焉乃書風字是春風二字且兩次
作之也一行驟然

紀宗以余爲知己托其遺稿因抄錄授其弟

稱清左衛門住

江州平井村爲名族云

乃併余園記上梓曰滄池詩抄遺余

數部余寄諸嚴島文庫及佛通寺以擬名山藏

紀宗內兄弟井上某

伊織

仕一顯侯威焰無比人人賞

緣納款紀宗絕交不通書信人以爲愚紀宗不顧
也後侯黜免某亦見斥人始稱紀宗先見
有士人托余寫一書余會書生數人既竣其人謝以
紗縠三段余直齋詣士德請以換金士德曰盍留
一段以爲外套余曰余舊有一套不須副也所以
換金將買書也士德乃命管家權其價得金若干
遂携一生省上京投告松潤甫條稱儀一郎僑居
潤甫亦周旋得購朱子語類大學衍義補二部腰
纏有數不得如意語類有朱靛塗レ衍義補較見
行本差小殘敗殊甚

余為鳴門書春竊居士碑鳴門來謝會書賈菊宗至
 開其包袱有古文品外錄鳴門取而閱之乃舉全
 帙置之余前曰聊為潤筆余時廿二三歲自謂乳
 臭兒受之極為過當乃辭之鳴門曰子第讀之置
 而去後數旬夜携往返之又曰已贈子矣寓諸我
 庫時來取可也鳴門已沒不知其書安在今猶記
 其內一二名文僅約錢神論之類爾時余徒知吾筆之不
 足潤而不知故人資吾學也可受不受誠為可悔
 有鴻池菟道者以風流知名嘗傾家產更新開酒肆
 其酒本係伊丹釀名曰山井菟道更名男山用其

故里名云男山大售釀主遂欲運諸江戶海運之
 酒每桶以藁席包之烙印名號於包上菟道請諸
 善書者十餘家余一日過鳴門鳴門使余書男山
 二字余始不知何由率然應之菟道寄諸釀主使
 其擇而用之獨取余所書為印後男山大售於江
 戶矣菟道因鳴門饋一苞桶為潤筆余東諸友取
 數十日醉諸酤戶傳聞之以余書為吉兆來乞者
 接踵余盡辭之

書賈菊宗父子共善置奇書僻帙不知其安取一富
 漢學作文問之於平澤元愷字悌侯初姓山內名震稱左門後住江戶

稱茂助後改五助元愷曰作文取喻為要有喻林者宜買而讀之富漢多方覓之不得菊宗聞之不日持喻林來其價連城

菊宗嘗持文衡山真跡七律十首詣一友人友人色飛而以其直太高不肯取宗亦不減一錢持去二三年友人猶眷戀不厝仔人問其書尚在否曰尚在遂出原價買之宗徐收其金哂曰非君癡想誰購之者人皆疾其黠然亦有他賈所不為貧生如余借觀不慳得廣見聞亨賜多矣後宗患腫不起余賦詩吊之云鄴架惠車誰置春春風看過許相

親如何閱市王家子已失燃藜天祿神幾處巧賺
恚爾黠三年久借識吾貧浪華城裡多書戶不引
空囊蝨食人

菊宗持承清館印譜來售著者明張灝字夷令罔羅
一代名手變化百出一快書也子琴君章皆欲得
之士德不論價收之世肅嘗得蘇氏印畧為拱壁
士德亦藏一部

世肅藏蘇氏印畧二卷原高芙蓉
名彪字孺皮號芙蓉以近藤齋官行
住京師後仕水戶支封某侯物芙蓉篆法一洗世習一以蘇氏
為範也

曾谷仲介

之唯字畏聖

京人學篆刻於孺皮人稱曰芙蓉

影子

虛舟善刻細字嘗以方寸石刻獨樂園記未署年月日姓名印記皆具後又刻後赤壁賦亦方寸印可稱絕伎然世無觀之之目也

虛舟又摹蘭亭帖一面各豎一寸六七分橫七八分其字畫疎密肥瘦宛然惟肖前有米芾印後有緝熙殿寶記古今多縮本未曾有如斯刻之縮之又縮也

眉公

姓赤松名胤以水野尾正珉行

善醫書詩皆巧篆刻與芙蓉子

琴駢美而人莫之知也貧甚後徙南都而死赤松子方每誚其懶慢不能為生一日會志尹宅子方曰吾子不見虛舟乎以其刻使母坐食吾子之刻即不及虛舟而盍少自奮焉眉公素簡默至聞此語則徐曰以僕之刻比虛舟輩乎子方顧問志尹如何志尹曰唯千秋亦以為勝虛舟子方愕然已而曰苟然吾盍不得不讓誚也伎足以潤其身矣而狼狽至此眉公嘿然不復言子方愛眉公如親眷然

隱岐子遠實行之士其事義母有人所不及者余相

知數年因諭以過行不率之義子遠釋然益致歡洽甚德余也

子遠為大阪府騎士騎士威權甚著余嘗與志尹遊伏見桃山子遠聞之請從吾二人飄然上船船抵京橋子遠旅裝埃于水汴舟師見之畏敬尤甚子遠還僕從而上船篷底晤語翌朝抵伏見登桃山遊觀竟日子遠事吾二人如奴隸然歸後來謝云疇昔之遊小子曠歲樂事也蓋子遠為其權勢所拘僅離大坂始暢其志也

中井氏常造一棺以給同社死喪者以其直復造焉

常備無闕篠田氏亦有此備二家敦厚之風就此

可見

中井登菴

名誠之字叔貴稱忠藏竹山父墓在誓願寺攻石府下無

雙

五井蘭洲

名純禎字子祥稱藤九郎墓在實相寺竹山為銘少壯

之作文辭尤巧彫鏤亦精而石質不良一面剝泐數字已泯故墓碣擇石為先擇工次之

崧岳遺命不立碑碣夫妻合葬栽梅二株為標

西村孟清沒崧岳以知舊故為經紀葬事以銅板記

其姓名行事置于棺上

北山壽安前輩名醫墓在太平寺以石造不動佛像高丈餘以代墓不復記姓名其裔正藏自號七僧居士爲過書舩吏以好事知名與芙蓉大雅諸名流交遊人知有七僧之稱而不知有正藏之名也多藏古墨帖余時借覽多所取正嘗往江戶及見南郭諸人善語先輩之事太宰德夫自號駿臺室先生亦住駿臺人以駿臺呼之太宰因後改春臺云楨夫曰七僧所藏物物說其來由使人厭聽若小木唐詩選乃謂是吾到江戶時購之袖以訪南郭者得不珍乎每品夸說皆此類也

坊間墨帖往往有七僧居士圖書記印友人意其貧困粥之以詰居士居士曰是皆近日書賈來售者余必印之有余印記其價有加友人失笑

七僧與楨夫皆年老親狎相戲七僧目楨夫爲君子曰其人斷腥家無妻妾能忍人欲如此非君子而何

七僧宅在田叢橋北畔招余觀天神會美濃後藤定六以夙惠見稱時寓楨夫楨夫托余携去全觀余性不喜雜還寓浪華己七年觀天神會是日爲始七僧謂余曰都下神佛之會香火奔波君子必往

若今日早僦單艇且擇篙手解事者在遊舸往來之間隨便上下游觀極樂每歲為常所以不來於

此後聞栗翁說云東厓亦有此癖

楨夫戲著管會金湯蓋擬陳眉公書畫金湯也

世肅好事著名雅多藝能凡書畫篆刻及諸機巧莫不涂指人最推其畫及物產之學余則欽其讀書善得要領凡舶來異籍其新舊同異增損出入之類歷歷暗記隨問響應

世肅堂號蒹葭其扁字堂記寄題詩請諸四方為數十卷客至出視使人厭勸今不知何在

世肅對客妻妾不去其側皆解事者書帙器玩願指取辨其遊長崎亦携妻妾

世肅數修其居宅益狹隘世肅常言文徵明停雲館名著客來問何在徵明云吾館自圖書上來是可倣也因嘗作蒹葭堂圖規模宏濶皆屬假設

世肅藏顯微鏡油屋某集工人摹造之精妙倍原製履軒不猥出聞是事乃携虛舟詣油屋觀之為作之記油屋容貌動作彷彿世肅人目稱狗蒹葭蓋如馬蓼野葡萄之謂也履軒記亦佳文也

浪華俗崇茶儀居宅之制莫不由此庭砌樹石故意

爲野趣養苔滿地谷松某家庭砌之間薜蘿蔓衍
不見寸地其母愛之旦夕撫養云其上墻壁則有
之引而布地唯吾家爲然

士德浴城崎溫泉余與楨夫追往楨夫先歸余與士
德歷觀天橋諸勝在天橋樹下獲一拳石高三寸
餘橫四寸許袖之上轎摩挲愛玩諸杠夫小憩相
與私語今日吾轎差重意從者私載道費一二百
錢也余意謂杠夫之肩如權衡然不可罔也

嘗爲士德舍卿

東章稱左介

所拉偕遊高野山往反數日

值雨數數山行之艱今猶不忘還入界府憩于趙

翁枸杞園而歸尚患脚痛累日凡與士德同遊未
有如此行困頓者作五古數首做朱子山北紀行
嵌注地名月日今亡其稿詩不足惜也使其在亦
一卧遊具耳

浪華津村道場曰北御堂本願法主之來也其徒極
力承奉嘗更造其舍扁額榜聯及障壁繪畫皆以
府下人爲之亦其徒所營也於是乞余書其堂扁
辭之紹介者曰予且往觀焉余從之廣大輪奐良
眩人目然竟不書北海聞之笑曰辭之無往觀焉
已既往觀焉寧可辭乎

某歲秋聞家君罹病即日治裝歸省時金春氏東來張散樂於難波是日演道成寺所謂一代能也傾都麇集士德亦以夙好往觀忽聞余行不畢觀而來別其交誼如此

趙翁豪宕亦感士德交誼一日翁有急借金士德士德惠然倍其數而應之翁曰人之許借或減其數猶有德色士德則倍之

某歲舉一男子余思家君晚暮抱孫之歡不容緩也乃治裝挈妻孥而西士德來別曰路資有乏吾當相濟余辭曰既具矣士德訣去頃之僮僕齎小包

袱來發之磁杯一而已曰以爲膝下之獻無復一語其真率多此類也

士德家有二巨艦時屬八月請余與醫人松井立專賞月其柁樓午後乘小舸而下到安治川梯而上艦又上柁樓樓上容二十餘席潮應月出柁樓益高堤上之家亦在目下余作一歌有森家千石遮洋舟繫在浪華第一洲句全詩不記

鳴門要余與子琴泛舟鮎渠納涼子琴曰吾三人行當老矣鳴門老健必躋八十則僕七十而千秋可六十鳴門八十不足奇也僕欲觀千秋六十當如

何也相與一笑而子琴未五十而沒嗚門尋逝亦未七十余今過六十矣玉碎瓦全能無慨然

余初無家累歲除少事而門生知舊所遺酒肉頗豐

例招子琴酣暢錢歲子琴曰終日為窮鬼所訶責

此會可以一洗焉吟酌每至天明後竹山亦携永

介早野辨之
字士譽輩來會及有妻兒猶不廢此例

余與竹山履軒遊京過飲中村兩峯有則字君夷稱
長二郎中井氏

門下士 有一塾生侍酒膳履軒出令唐詩云田禽出

麥飛又驚蟬出樹飛請倣之以出飛為令主客競

發愈出愈新流麗奇崛無所不有最後余戲云僕

有一妙句恐諸君絕倒塾生注酒滿盞余云蝙蝠

出村飛滿坐哄堂塾生憮然徐云咄咄逼人主客

益蹶然履軒為余指塾生曰渠播人也嘗寓吾家

有客必張兩袖伺視因目稱蝙蝠兄今詠之故云

余始知有觸叩頭謝主客益興發引滿不已

高莊二郎流蕩落魄傭書為生戲草源語梯及入江

小昌喜稱半
二郎著述皆係高生書初書法俗陋余家藏

渡邊素平書一軸借與摸之書法一變常稱余德

高生放誕動造無根說話甚則筆之稍傳播世間人

或就質之生笑不與理更出一話悅人余亦數見

騙後覺之語人曰高生之造說話猶人之見客供
茶果耳衆以為信然生身服垢弊家無妻妾善事
老父母承其歡心

小石元俊善醫大售老母沒後撤家移京因請暫寓
余塾讀通鑑綱目蓋欲詳六朝也時就余質問味
爽必起拂拭几案正坐讀書琅琅夜初更後必就
寢是為脩養云然見余飲食起卧有常課以為不
能及

岡本尚卿亦論修養與元俊兄弟交皆質行之士也
為余切脉按腹稱修養有素曰宜矣其日夕教授

子弟不勸永夜看書不眠也余曰是非用力修養
也吾離親遠遊常以不使親聞吾有微恙為志爾

筑前龜井道載

名魯號南溟

有事于京過大坂寓元俊以

其故交也携森某二人鬢髮不收蓬蓬然道載無
刀森佩一刀言貌疎宕上京竣事又寓元俊將上
船而歸森出遊不在小石塾生日來森君數謂
茲地樂土不欲歸鄉或恐為留止之計也道載曰
否腰纏托在渠手渠欲留必返腰纏而後為其計
夜果歸來與俱上船

道載弟僧宗曄

曇榮號幻菴

在京師大德寺罹病來寓元

俊求治時時過余晤語移時擘善書善詩

獨嘯菴墓在藏鷺菴題額宗擘書

三宅春樓

正誼字稱才二郎

以父碩菴遺草裝為一行李起

卧自隨備水火也一日留讚人宴飲文房諸器移諸南窓下其夜亡之竹山輩極力搜索竟亡所得蓋偷兒常伺以為寶貨也藏弄周密反啓盜心亦可戒也

春樓以其叔父觀瀾所著中興鑒言手書上梓楷法可觀亦父遺命云春樓竹山成一社書法皆自碩菴來

吾塾生一夜自外歸報上町失火時志尹居上町余拉二三塾生走救之至則其火甚遠志尹孤坐在燈下攤書乃先遣還塾生與論中庸首章章圖夜半喫茶而歸

古賀淳風佐賀藩人遊京師初從福小車後入西依成齋之門最後寓大坂志尹妹婿福田某為僦屋僑居使與志尹近亦為志尹謀也余亦屢往討論疑義剪燈或到天明

淳風患脚疾弟子金丸東作亦肥前人為之看護憂苦不安寢食淳風覺之或佯怒以安其意東作猶

不能措時就余與志尹謀醫治之方不使淳風知之也曰吾所以云云為師為國為學也即代死亦所不辭其悃悞如斯亦可見淳風為人

履軒與人話及民間孝子順孫事狀動容稱贊如癡如愚不似平生豪邁竹山亦然而履軒為甚淳風每厭之

上野人高山正之

字仲繩稱彥九郎

來寓河伯潛家與吾輩

游好稱述好人行實籍籍不已且曰履軒兄弟極口稱人之順良其人可重又有不必稱揚之者其人有識亦可重也吾與四方名士會每有所驗焉

友人門生每送余歸省至於郭外一歲子琴專介井藤

元知至大仁村麥飯亭而別曰歸日如可期當復迎

于此余曰以吾常例則大率為某日乃別已而東

還沿途知舊要遮者隨宜辭去抵明石乃念略可

踐約抵尼崎與渡津法盡日而輟余追暮呼而渡

之入大仁則夜矣過麥飯亭訪問果有數客即子

琴專介及二三塾生也驚而相賀子琴勸其所齋

酒送返僑居亦一快事

歸省往及歷訪知舊一宵之話瀝瀉肝膈亦自可樂

又持陳諸膝下資其承歡焉若岡元齡兄弟西山

士雅吉田孔夷或一過之若管禮卿往反必過之
以其家在官道也但士雅留余尤甚以余匆忙目
為流民余則往反有期不得緩一日士雅乃從容
率其門生送余數里別後就其近地遊覽山水留
連數日或經旬餘云

士雅住備中鴨方村鄉先生也徒弟歲進其堂扁至
樂居塾曰欽塾徒弟之於余輩執禮甚嚴其教法
使然而士雅諧謔深夜談笑旁若無人徒弟侍側

唯謹

一歲宿禮卿宅鄉人門生就余索書者頗多里正江

原某持帛一匹來手裂之長短隨求須臾盡之爾
後人目江原曰裂帛里正余每過管氏輒來侍杯
勺轟飲善談亦快男子也為禮卿從妹夫

三原守都宮士龍聞余歸省在鄉拏舟招余至則共
登妙正寺命其僚佐逼余索詩士龍嘗索寄題于
四方既成數卷而獨欠余作故爾河伯潛嘗登覽
有作余又詩成士龍覽之欣然曰諸作舉冥搜之
言耳今得子與伯潛而實其景物何幸如之士龍
處事重厚無比又解事且多風趣

吉田孔夷

名敬之稱
喜平次

之鄉曰御田去浪華西七八里

吉造酒三万石余歸省往及宿其家嘗有詩云將吾
鰓鼠腹飲君万石酒凡詩人語及酒動稱千斛万
斛如孔夷家乃為稱其實耳伊丹池田及御田近
村沿海之地與孔夷抗者不少云孔夷多能善書
又通醫治多蓄書籍留客借觀

余之在津也有二壯遊皆從家君也其一望嶽也余
嘗知家君有是志久矣庚寅之歲乃決策使弟千
齡西歸迎至乃奉而東快觀麇斑遂觀江戸又詣
日光松島歸路出出羽觀象瀉由越後取岐蘓路
而歸于浪華家君猶有意於京又東上京留六旬

餘是在新敷坊時事其二觀花也戊戌之歲復催
家君曰芳野之遊豈無意乎千齡在鄉從吏贊成
復奉而來為三月十又九日嘗慮芳野花期易失
周爰諮詢結伴理裝亦已粗定越廿又一日發大
坂同行者江田楨夫為首余兄弟及小山仲鷗稱
作兵衛兩森太卿稱政安田駿仲迪稱宇都宮清藏
輩二十餘人宿當麻翌傳芳野則花開十分矣余
以獲天幸歡抃不自勝其翌歷觀諸勝千齡有記
是在江戸港時事

天王寺太子堂後有櫻一樹與芳野同候吾芳野之

春水遺稿別錄卷二
行雨森良璟政太豫為余言此以為消息果不差矣

楨夫此行亦携一行囊納書二三冊時出翻閱曰諸君以為殺風景是不然也留憩之間無此則無聊是亦一遊具也其書則和歌和文之策及宋版隋書禮儀志往年但馬之行亦然楨夫實書淫也宜其博綜無比

家君至自芳野又携千齡上京與小澤翁周旋樂甚召余同觀葵祀余唯而起又携門生二三輩往觀其明又奉家君遊琵琶湖登石山寺歸憩茶肆兩

遂宿命買湖魚湖蜆酌酒待晴又與家君謀請平紀宗以詩代東紀宗乘舟而來途會雨歇度余必已起行留棹石場以俟乃俱與尋辛崎孤松欲就宿焉有禁又抵山王祠前宿焉其明欲之堅田紀宗以無勝趣止之因歷山王三井高觀音復過紀宗幽暢園而歸京既夜矣是遊亦不可忘者

余之於燕爾竹山自為水人以崇岳翁齒德且有家君之托也時為十一月余冬日不爐已久子原今重憲稱佐兵衛為家人送一爐於此始有爐有女僕是時

竹山作合香頌都下傳誦子原與余鄰近嗜詩與

子琴善亦密交也

新迎翌年家君携千齡來話及往時京遊之事余揣其意留千齡看塾夫妻奉家君上京館定直訪小澤翁翁亦欣迎余時齋小行厨翁取而啓之以相獻酬家君師事翁翁則朋友待之翁先曲肱而卧相得甚驩

翁供菹菜所謂加茂酸菹又供筍醃醃產也皆可珍翁時病鼻曰久矣吾之艷也人皆知口之知味而不知鼻之知味也今吾不唯艷於諸香臭之物他食物亦如嚼蠟然

翁酒間詠歌賜吾妻且諭句句有來由口誦古歌爲典故凡數十首余因謂吾黨之於詩亦當然而不能半於翁矣其同輩士類於余類類以餘家君遊京數回能記四郊景勝意永觀堂藤花當開命扛夫赴之果盛開矣乃令吾妻操杖與花相較花長尺餘人聞下翰書題於東林寺寺後有古亭余解褐後復抵浪華將取妻孥而西過趙翁枸杞園又翁年七十有近作五絕二十首有客輒書扇遺之余亦得一扇其詩簡率可愛過片翁翁呼酒留酌引筆硯草文數百言如蠶抽絲乃送余序也曰腹

稿未熟而見子始下筆以相質耳約其淨寫未果而翁沒為余終身之憾今所藏酒間稿本也

又過士德士德出白紙素縑之表裝者長短數軸索余揮洒所索余舊詩士德朗朗上口案頭黃帙風吹散不是人間可解書題城東村寺也野竹三竿石三尺高標見得主人心過東合卿宅詩也新綠樹陰多鳥語晴簷案上讀唐詩同宿天心居詩也其他數首皆其同遊所得士德惜余睽離別後覽以自慰云余亦索士德書其舊詩士德固辭強請乃書白詩二三幅貽余

數處錢席詩文哀成二冊時自展玩亦以自慰猶士德之意也子琴長律結末有自茲浪華浦雲樹日長吁句因名浦雲編

父執春水先生釋褐其藩既三十年矣追念往事錄為二卷投示於弼弼受讀卒業其事皆先生曾在此地所與諸子相徵逐娛遊而弼常日所耳於家君也其文雋拔澹雅一時風人騷士之盛可以想見焉浪華之俗今異於古有學者飾於邊幅有財者務於薰灼溫藉真率之風蔑如弼生也晚不能逮寶曆明和間而觀其盛也

然其巍然於今東有精里先生西有先生書郵
相次絡繹如織家君雖老矣尚能孜孜訓誘不
倦彌不肖奉以從事其或免乎為今浪華之人
邪今浪華之人亦有觀此冊以興起則其庶幾
乎為古浪華之俗耳乃別寫一本且題其後以
示同志浪華篠桐謹識

春水遺稿別錄卷二終

